



武林巨霸

欧阳一鸣著

林巨霸

欧阳一鸣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武林巨霸

wǔ lín jù bà

欧阳一鸣 著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5.625 字数：800千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 020

---

ISBN 7-5317-0565-6/I·565 定价：17.60元

七月天，艳阳高照。立秋刚过，山区里似乎比平地要凉爽些，草木并未现秋色，今年的秋来得早。“吧勒勒！吧勒勒……”蹄声如雷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

“呜……”远处山林中，狼嗥声令人闻之心中发毛。

两匹健马从古道东面狂奔而来，向西急驰，灰黄色的尘埃，在马后袅袅翻腾。

近了，蹄声徐徐放缓，不久，马儿慢下来。两匹健马浑身枣红，十分雄健，并立而行，沿古径折向河湾。

蓦地，一声长啸响彻行云，直向九霄，如同九天龙吟。

啸声徐落，接着是穿云裂石的朗吟乍起：

“铁拳如电，剑光寒，

历剑海，闯刀山。

叱咤风云兮，英雄气短；

情真爱挚兮，儿女情长。”

声落，另一个粗豪的嗓音接着唱：

“哪管他，落花似锦；

不贪恋，江南好风光。

功名富贵如朝露，

妻财子禄似浮云。

人海茫茫兮，任我浮沉；  
江湖莽莽兮，唯我独尊。”

接着，是两人合唱，先前的豪情和满怀的情愫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淡淡的哀愁与感伤：

“海角天涯，梦魂飘泊。  
饱尝了人间辛酸冷暖。  
走遍了宇内万水千山。  
亡命人海兮，妻复悲；  
壮士一去兮，几时回？”

歌声徐落，蹄声亦止，两匹健马不住摇头摆尾，前蹄不住轻踢浮土。

马上人是两个中年雄伟大汉，青巾包头，青布对襟的劲装，腰悬宝剑，臂上有百宝囊，鞍后有马包，一看便知是个江湖人。两个人勒住马，凝视着前面一座伸入江心的五六十丈飞崖，脸上涌起了肃穆的神色。隐隐的江水声从对崖奇峰绝壁折传而来，隆隆然如同天际轻雷。

右首大汉轻摇着马鞭，吸入一口气说：“前面就是虎岭，突出江心的飞崖，原称虎头峰，也叫虎头崖，正是武林亡命蔡文昌与君山白衣龙女的死所。瞧，虎头上不是有一座巨碑亭么？那就是他两人的衣冠冢和纪念碑，是江湖朋友为了纪念他两人而建立的招魂碑。”

左首大汉摇头苦笑，凄然道：“江湖奇人，永沉江底，哀哉！他在江湖横行，也替江湖留下了无数事迹，令后人怀念。唉！人生何其渺茫哪！大哥，那次你曾参与旁观，难道说，以天下黑白道无数水陆高手之众，竟然未能

将他俩的尸体捞起？”

大哥摇头苦笑道：“贤弟，你听听水声便知，上游是险滩，下面是黑龙潭。这处的奇峰险水依风水先生称作虎镇龙脉，土著们叫黑虎镇黑龙。黑龙潭水往内灌，吸力奇大，凶猛地冲击崖内壁，除了鱼，进去便踪影全无，谁敢到龙潭里救人？”

“尸体怎不见浮出？”

“夹在石缝内，怎能浮起？走吧！咱们去拜上一拜，聊致哀思。”

两匹马向前驰去，不久便到了山下。这是一座象一头踞虎的山峰，方圆约有十里左右，虎头从东北伸至江边，虎尾不太峻陡，人马皆可攀上。古道到了山下，向右一折，绕东北越过虎尾，方转向西北行。

绕至山东北，有一条小径岔出，直到山顶，这是至招魂碑的小路。自从招魂碑落成之后，这条山径并不显得荒凉。

马儿冲上山坡，向上奔驰。山脊全是古老的森林，延伸至虎头附近。

两匹马在丛林中缓行，后面突传来暴风雨似的杂踏声，有十余匹骏马，从后面飞来。

“噢！谁敢如此无礼，在招魂碑附近狂驰？”大哥讶然，扭头回望。

弟弟淡淡一笑，接口道：“不许在招魂碑附近驰马，并非禁忌，这只是江湖朋友为了尊敬蔡文昌而自行约束自己的想法，并未公诸天下列为江湖禁忌，用不着大惊小

怪。再说，蔡文昌的仇家，多至不可胜数，这些人自不会受约束，这不足为奇。”

树林将尽，后面十二匹骏马已经到了，两人扭头一看，脸色大变，火速勒马退至路旁，满脸惊疑地目送十二匹马冲前超过，呆在那象两个傻子。

十二匹马中，先前的骑士，剑眉虎目，三绺黑髯拂胸，宽鼻广额，脸色如古铜，不怒而威。看年纪，约有五十左右，身材魁健。内穿黑绿如意领劲装，外罩同色同质罩袍，人才一表。

后两骑是女人，右一人是半老徐娘，瓜子脸，眉目如画，美艳高贵的风华与名门淑女的气质，令人不敢有非份之想，假使不是她眼角隐现笑纹，决难相信她会是半老徐娘的人。

左一人，好美，是个姑娘，看去年岁只有十七、八，美的令人窒息，也令人心跳。脸蛋与前一个女人有八分相象，五官象是上苍着意安排，任何一部分加以改变，便不会有此完美的轮廓。可惜，她的脸白得令人惋惜，白多黑少的大眼也缺少神韵，定然是大病初愈的病美人。姑娘显得清高却又隐含薄愁。她是一身白，白的耀目。披风内的胴体，该凸的凸，该细的细，增一份嫌胖，减一分又嫌瘦了，恰到好处。

其他九人，清一色黑衣劲装，虎背熊腰，个儿大，拳头也大，胳膊够粗，鞍旁都挂着杀人家伙。

两人直待十二骑远出十丈外，大哥方神魂入窍地说：“不！不！委实令人难信，令人难信。”

“大哥，这些人是何来路？如何令人难信？”

“天！那是洞庭君山四海神龙夏承光，那白衣美女正是白衣龙女夏苑君。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”大哥瞠目结舌地低头叫，死盯着远去的人马。

“大哥，真是白衣龙女？不会的，也许是她的妹妹哩。”

“四海神龙只有一个女儿，也只有一个儿子，江湖朋友无人不晓，怎会多出一个女儿？走！倒要瞧个水落石出。”

临江崖顶上，一座碑亭，高有三丈，四周各宽三丈，石柱粗可合抱，工程相当浩大。亭中的方型巨牌，高有两丈，碑座是三级方基，全是大青石精工雕成。亭外，有两侧亭廊，设有石凳、石几、石栏，亭前有祭台，一双三人合抱大的石鼎有袅袅轻烟上升。

这儿是怪石丛生的崖顶，江风呼啸，水声如雷。山顶广约里许，间有一些小松树从石缝中拔起，剩下便是乱石荒草和藤萝蔓生其间。

山崖伸出江心，碑亭便建在近崖缘丈余处，面北背南，南面之下是陡然下沉五六十丈的滚滚江流。

虎头峰的西北面，却是倾斜不大的山坡，不少羊群和牛放牧其间，原来这儿并非无人地带。

一群野孩子，正在碑亭围成一团，绕着倚在碑亭右面石柱上一个衣着褴褛，年约古稀的糟老头，嘻嘻哈哈闹成一团，听到了蹄声，全向这儿扭头注视。

十二匹骏马在祭台左右勒住，十二个人飞跃下马，四



海神龙夫妇挽住爱女白衣龙女，迫不及待地冲入了碑亭。

同一瞬间，褴褛老人半闭着眼，向一群小猴子挥手叫：“娃儿们，去！去！等会再来听老爹爹一一道来，小心你们的牛羊掉下江心喂王八，去！去！”

小猴子们一哄而散，但有几个不走，坐在老人左右，好奇地打量着一群劲装男女。

巨型石碑上，正面刻了两行颜体大字：“蔡文昌。夏苑君。”并行之下是四个字“衣冠之冢”。

中间是三个大字：“招魂碑。”

落款是：“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夏四月丙午，江南同道敬立。”

碑后面，刻了密密麻麻的字，前一段，就是先前两个劲装大汉豪放高歌的词。

后一段写的是：“蔡君讳文昌，商州府龙驹寨蔡家庄人氏，生于大明嘉靖十五年秋九月庚午日，死于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己亥，嘉年二十有一。蔡君幼失怙恃……”

后一段是有关白衣龙女夏苑君的书述，很简单。最后是书两人葬身虎头峰的经过，也语为不详。有关该事的始末，下文自有交待。

碑阴最后一角，刻了一段稍大的字：“亦正、亦邪、亦侠、亦盗。亡命天涯，游戏人间。是耶非耶？见仁见智。敌耶友耶？存手其心。”

按碑文的口气，立碑的人全是江湖人，有些是天涯浪子的朋友，有些可能是他的仇人，反正人已死了，友情和仇恨都该一笔勾销！这些人在江湖的辈份，也不会太高。

四海神龙看到爱女的姓名，居然堂而皇之出现在招魂碑上，怎不起火？难怪他暴跳如雷。他气乎乎地在碑前一站，扭头向下面的人叫：“大管家，给我查，看是些甚么混帐东西立的碑。”

他的妻子却接口道：“承光，不可激动，先按下怒火，冷静些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这不是公然有意咀咒我们的孩子么？”四海神龙气冲斗牛地叫，长髯怒张，跨两步逼近石碑，奇大巨灵之掌伸出袖口，大吼一声，向碑面劈去。

“且慢！爹。”白衣龙女急叫。

四海神龙巨掌斜带，百忙中撤回掌劲，一股罡风掠过碑面，传出了气流旋的轻啸，收掌扭头问：“孩子，怎么了？”

“女儿认为，这座招魂碑可以让它留着。”

“噢！为什么？”

“蔡文昌可能仍在人间，留着让他毁去才是。”

“怎么？你想他挨了你两剑，跌下黑龙潭能不死？”

“女儿也挨了他两剑，也跌下潭，并未死去。”

“那不同，你跌落在黑龙潭下游……”

“女儿在昏眩之际，分明是感到是被人从凶猛的旋涡中拖出来的，醒来时却睡在一条石缝中，睡穴被制，醒后的疲倦瞒不了女儿。群雄在崖顶观战，潭下人鱼难留，是谁将女儿救了点上睡穴塞入石缝的？除了他，没有别人。”白衣龙女娓娓道来，晶莹而嫌苍白的秀脸，染上了些少女红晕，无神的大眼中，似也泛出一些神采。

“孩子，你在说不可能的神话。”

白衣龙女的大眼中，突然挂下两行清泪，招手令亭下的大管家上阶，取过一些香烛，喃喃地跪下祭台，开始上香化纸，一面幽幽地说：“他临跌下飞崖时，确是说出了他的心声，他为何不早说？我等他的心里话等得太久了，他为何不早说？他去了，将痛苦留给我承担，我后悔，但悔已无及，这一生中，我将在痛苦中挣扎，直至我踏入坟墓的那一天。”她仰面向乃父苦笑道：“爹，女儿没有勇气回想那天的后果，只好在冥想中希望那不是真实的恶梦……”

“孩子，那是事实俱在。”

“女儿只好用幻想来安慰自己，自欺欺人，幻想着他仍然活在人间，活在女儿的祝福中。事实上，女儿坠崖被救，此中缘故确实费解，但愿女儿的幻想和推断是真的。爹，女儿的希望并未破灭……”

这时，两名在旁静待的大汉，正悄悄地赶开六名小娃娃，大哥伸手去推醒半倚在柱上的褴褛老头子。

四海神龙举手轻摇，说：“壮士，不必打扰他们，免得让人说咱们江湖人作威作福欺压村夫俗子。”

大哥缩回手，躬身道：“晚辈遵命。”

四海神龙举步降阶，点头道：“两位尊姓大名，可肯见告？”

“晚辈南京赵文赵武。”大哥行礼答。南京就是南直。

“哦！原来是赵家沟赵家双侠昆仲，久仰久仰。两位

是……”

“晚辈取道赴西安，顺道在招魂碑上香略表心意。”

他们在寒暄，白衣龙女却走向亭后崖缘。那儿，怪石凌乱，荒草没膝，江风呼啸，水声哗哗。站在崖上向下瞧，委实令人惊心动魄，胆小之人不要说向下瞧，既使走近崖缘也受不了。

久久，四海神龙一行十二人上马下山。赵家双侠也上香化纸，不住摇头，不等香烛烧尽，也上马走了。

亭柱上的褴褛老人，发出了鼾声，似乎他对世间物一无想念，毫不因世事而动容。

但在蹄声中，在众人上马放蹄的刹那间，他闭着的老眼眨动了两次，奇异的光芒乍现乍敛。

蹄声已杳，老人仍在沉睡。一群娃儿重新聚集，在老人左右围坐了，一个年约十二岁的大猴子，一把揪住老人的胸前衣襟，摇晃着叫：“喂，老爷子，醒醒，醒……”

老人吁出一口长气，张开眼懒洋洋地叫：“别吵别吵，小猴子们，去！去！老爷子要困觉。”

“不行你得将咱们文昌哥的故事说来听听。”

老人挥手，仍懒洋洋地说：“怎么？你们的文哥生在这儿，死在这儿，你们难道没有听过你们的叔叔伯伯提起过？问我，笑话。”

小猴子撇撇嘴，哼了一声说：“我爹说，文哥是咱们村中的祸胎、败类、流氓、痞棍，不许提，不许问，谁要问，哼！叭哒！”说到“叭哒”，挥手做出掴耳光的手势。

老人笑道，笑得有点象哭，说：“既然是祸胎、败类、流氓、痞棍，你们问来干吗？”

“但却有人替文昌哥花银子起招魂碑，从此龙驹寨神气多了。瞧，每天都有人千里迢迢前来上供上香，我才不信文昌哥是个坏坯子。”

老人挣扎起上身坐好，含笑拍拍小猴子的一头乱发，说：“不错，文昌哥确是个坏坯子。”

“我说不是。”小昌子横蛮地叫。

老人取过身旁的酒葫芦，灌了两口酒，笑道：“你们都要听文昌哥的故事？”

“听。”

“要听。”有人响应。

“说啊！老爷子。”一群小猴子七嘴八舌起哄。

老人坐稳了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好，听着，每天太阳过顶，你们都到这儿来，老爷子说上一个时辰，要三五天方可说完。记住，千万不可回家告诉你们的父母叔伯，办得到？”

“办得到。”

“办得到。”小鬼们乱叫乱嚷。

老人的眼中，突然神光似电，向山下左右环视半晌，吸入一口气，脸上肌肉不住颤动，眼中的光芒不时在变。

“很久很久以前……”老人开始平静地往下说。

从湖广到陕西，以往必须先到河南南阳府，出伏牛山区走富水关入陕。八十年前，平定了荆里流民之乱，开设了郟阳府，打通了汉江山区，正式开放商旅行走，湖广入

陕，便不需绕道河南，可溯汉江直上。

但要到陕西的首府西安府，走汉江反而远了，只需经河南淅川县，走荆子口入陕，或者走丹江由水路上行，到西安府近多了。

从南阳府入陕的古道，在富水关入陕，经商南、武关、龙驹寨驿，直达商州。商州往西安府，这一带山区全是往西安府的辖地。

这一带山区，从前本是禁地，开放之后，逐渐繁华起来，这些年来，这条古道成了最重要的通道，商旅络绎于途，比潼关大道差不了多少。

古道经过武关，便向西移，九十里到第一大驿站龙驹寨驿站，在距驿站四十余里，便和丹江会合并行，时合时分。所以走丹江水路，是不经过武关的。

丹江在这一段流域中，十分险峻，水流湍急，穿过无数山峡，流过无数险滩，所以江中只可通航五石以下的板船，用处不大。

距龙驹寨约廿余里，有两座险滩，叫影石滩，下面叫小影石滩。影石滩上游十余里，便是不着名的虎头峰黑龙潭。

虎岭的西面三两里地，有座小山村，叫蔡家庄，庄中约有百十户人家，全姓蔡，从蔡家庄到龙驹寨，不足二十里。

蔡家庄据说是从河南迁来的，确否，得查查族谱；反正无关宏旨，不查也罢。

待将岁月拉回二十年，那是大明嘉靖十五年。

物腐而后虫生，无半点假。

朝内，皇帝老爷崇信道教，老道邵元谷封致一真人，无所不为，替皇帝老爷下令搜寻天下间的灵芝奇药，闹得天下鸡飞狗跳。为了皇帝老爷长生不老，用人参喂羊，再杀羊喂狗，杀狗炼药给皇帝吃以补元精，真是荒唐至极！

朝中的官，当政者是严嵩，此乃是明朝的大奸臣，不言都知。

而边疆呢？不得了。边疆东南，倭寇如火如荼，闹得民不聊生，流离失所。

满人又向关内进攻、进攻、又进攻；烽火万里，血流成河。

而皇帝老爷却天天修长生，屠杀那些劝他不要迷信的大臣。

大明皇朝摇摇欲坠，病入膏肓。

国内税重刑重，官吏们懒了，大家开只眼闭只眼，向老百姓伸手。

蔡家庄，十五年九月庚午日，有一个未来的亡命徒，哇哇落地。

那是蔡家庄庄主的二房兄弟蔡崇安的儿子，取名文昌。蔡家庄近四代的辈份，排行四字是“崇文尚武”，“崇”字一代是“文”，小娃娃便叫“文昌”，叫起来省掉辈字，叫昌儿。另一个乳名取得好，叫小虎。

小虎子真糟，三岁之前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哇哇叫，蔡崇安只有这么一个命根，忧心如焚，怕小娃娃会变成哑巴，更怕是白虎星投胎。据传说，白虎星如果开了口，叫

谁谁倒霉，被叫的人必死，平民百姓信鬼神，迷信太普遍了。

真巧，小娃娃满三岁后的第十三天，他叫了，不仅是叫妈妈，连爹也会叫了。

不到半月，龙驹瘟疫流行，东起河南南阳，西迄商州，死了好几百人，蔡家庄四五百人口中，象一阵阴风飘过，飘走了百余老小，崇安夫妇俩，也是百余名应劫中的人，双双撒手同赴九泉。

小虎自幼长得很象头乳虎，他安然度过了瘟疫期，日渐茁壮。

蔡家庄有些人，在瘟疫期中向外逃难，三年之后，返回的人不到逃出的三分之一。从此，蔡家庄中落了，北面离村稍稍远的田地，开始无人耕种，开始荒芜了。

蔡庄主身为一庄之主，他不能离开，苍天有眼，庄主夫妇和他的独子文华，居然平安地渡过了瘟疫期。

在小文昌来说，不但不值得庆贺，却是他受苦受难的开始。蔡庄主夫妇俩不怨天，却怨小虎子为村人带来了灾祸，白虎星开口，不但叫死了爹娘，更克死了庄中百数十条生命，替全庄带来了空前的灾难，好家伙，这还了得？

小虎子家中的田没人耕，屋子没人住，他只好跟着大伯度日，哪还会有好日子过？

不止此也，庄中其他的老小，在庄主夫妇说出小虎子是白虎星时，头脑简单的他们，竟然视小虎子如眼中钉。幸亏小虎子还小，不然早被祠堂的主事父老下令活埋了。

小虎子就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，在仇恨中生长。



六岁时，他开始替大伯放牛，牛比他高了两倍。

八岁，他下田割麦子，令他痛苦难当。

残羹冷饭，令他骨瘦如柴，但骨骼却是超人的结实精刃，无病无痛。大棍子挨，大耳光搥，他不在乎。

在庄中年轻的一代来说，在庄内，父老们禁止小孩和他玩耍，但到了山野中，尤其是虎岭，娃儿们却没有任何仇视的因素存在，和小虎子玩得很来劲；因为小虎子鬼怪多，胆子大，水里火里他敢去，逮鸟摸狗他有极高的天才，了不起，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领袖。

他就在这种畸形的生存空间里生存，长大。

村西，有一座不太高的山坡，坡的那一边，是影石村，村中有百十户人家，共有三姓，张、王、贾，村主姓张，名良佐，影石村的三姓，据说也是从河南边来的，但比蔡家庄早了二三十年，所以西面直至龙驹寨一带的肥田，全是影石村的。

张良佐在龙驹寨，开了一家铁铺，一家油行和一家磨坊，算起来他是半农半商，不许穿绸着缎，但张村主不管这一套，照穿不误，山高皇帝远，官府也懒得管闲事，何必自找麻烦？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影石村设了一家夫子店，教野猴子们读书，学生是十二岁以下的娃娃，大孩则到商州考学堂，考不取再回来请家庭教师补，或者干脆下田弄庄稼。

小学塾中，老夫子是外地人，据说是来自开封府的落魄穷儒，肚子里的墨水倒装了不少。姓商，名岚，人生得修长而文弱，还有点老花眼，花甲年纪，有老花眼不算稀